



# 「我雙魚，為什麼天蠍要恨我？」

曾建穎個展「木與夜孰長」

"I'M A PISCES, WHY DO SCORPIOS HATE ME?"  
Tseng Chien-Ying Solo Exhibition: "Skin Depth"

文 | 劉星佑 圖 | 亞紀畫廊

「星座」毫無疑問地，已是現代人的日常閒談裡，最常聊到的話題之一，然而從星座聊到占星學，從《甄嬛傳》裡出現過的欽天監，聊到每週星座運勢的唐綺陽，觀星在流行文化裡的穿越，是當代的、當下的「你我」共同交織出的統計學與認識論；若曾建穎個展以「木與夜孰長」為名，占星與筆墨，孰佔盡話鋒與畫風的預言與精準？孰又亙古地自由穿越？繼2020年「惡托邦」個展，經歷閉關修煉式的沉靜

觀照（自主隔離式的疫情宅？）「木與夜孰長」一展中的作品，又將撩撥多少觀者的內心深處，那些自願或非自願的沉澱精華？

有筆無墨？有墨無筆？筆墨問題，留給那些視筆墨為「唯一」主體性的人吧，對藝術家來說，筆墨或許可以更饒富創造性？由肉身而生，人們又急欲排除的「異物」，諸如橘皮組織、脂肪團塊、陳年角質與無名腫瘤等，作為入畫題材，並非要賣弄朱光潛式的「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」，而是唯有入畫，才有可能跳脫媒材技術的決定論與資格論，並兼得沃夫林（Heinrich Wölfflin）式的「線性與繪畫性」，《珍寶》、《珍珠刑》與《斜陽》等具有「重瓣特徵」（註1）的人物畫裡，屬於人性裡的雙重性，得以相繼地被曾建穎提純，且幽默地化解貪婪的罪惡，與欲望的救贖；為此，無論



01

01 曾建穎個展「木與夜孰長」於亞紀畫廊展覽現場。

02 曾建穎 | 取火 紙本設色、墨、礦物顏料  
125 × 195 cm 2022

是嫣然的人物、燃燒的煙頭、掐指的捻手，形象上的扭曲，又豈止是書寫藝術史時的變形或矯飾；暈染之於皺摺，皴法之於脂肪，「盛上」（註2）之於囊腫，屬於畫的整體，在既支撐也架空、既遮蔽也彰顯之間的，是「鳳凰電波」（註3）也無法力挽狂瀾的生命寫照，若非曾建穎的作品，「珍珠是貝殼的腫瘤」的「事實」則難以想像，「皴法」的沉重與「脂肪」的沉重，「盛上」的浮華與「囊腫」的「多餘」，則無法在紙上相互「扶持」與比較，同樣的「重瓣特徵」，在《悠閒》與《揆揆》等作品中，則是男子與犬子之間的共享，無論是上裸仰躺，任犬子在胸腹上匍匐，或是環頸而抱，於肩頸上的甜蜜負擔，都是人獸忘情交融的現代「天倫樂」。



02

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，東西方問題，留給那些打過鴉片戰爭的先賢吧，對藝術家來說，比何謂東西方更近在眼前的差異，是那些屬於人性且揮之不去的愛恨喜樂，天人交戰才能既世俗又脫俗；在拉圖爾（Georges de La Tour, 1593—1652）式的光影表現中，「光影」之於書畫，實則是曾建穎穿梭在各種紙材，在紙上所激盪出的色感實驗；現代都市的生活經驗，無不沁染著屬於霓虹光的記憶，如此人工的光影，居然是藤黃、硃砂、桃紅、天青、石綠等礦物顏料並置而成的「天然效果」，不同於「一燈能除千年暗」的崇高，但同樣有著「一智能滅萬年愚」的感受，在《胭脂》、《取火》或《如是我聞》等作品中的，有著曾建穎式的霓虹頓悟，其中《取火》一作，除了有「重瓣特徵」的共構，更截取了癮君子借火，互解煙癮的片刻，然而此時犯的不只是煙癮，更有可能犯了多數戀愛新手，情感氾濫，一個電光石火就暈船的瞬間，曾建穎的作品裡有著自我旁觀的觀點，亦有著紅塵裡練習的吐納與觀照。

關於觀星術與占星學，在古代有欽天監一職，在今日則飛入尋常百姓家，任人從唐綺陽入門，並各取所需的自

我學習與慢慢深究，筆墨的造詣何嘗不是如此？谿山行旅式的巨碑典範之於曾建穎《丹霞》一作，有著旅行經驗，對於地貌記憶的投射，亦有點燃煙頭上的肉眼微觀，如果「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」也有當代情境式體悟，上述一連串的文本愉悅，在流行文化裡分心深造，又在絲路之旅中，得法於敦煌壁畫；肉身所感的世態與浮生，才能了然於心的，成為曾建穎筆下的創作。

最後，關於「我雙魚，為什麼天蠍要恨我？」（註4）之於水墨、膠彩乃至於畫作，在諸多無關係裡，因曾建穎的生活方式與藝術實踐，而開始有關，書出「無意」也才開始「有意」。

註1 「重瓣」是形容多花瓣品種的花，在此用來描述曾建穎作品中線性與繪畫性交融的特徵，並區隔傳統書畫一直以來，山水畫為評論主體的修辭。

註2 「盛上」又稱「厚堆」，是膠彩畫中，利用胡粉或顏料的堆疊，製造出浮雕感、立體感的繪畫技法。

註3 是近年流行的醫療美容技術，主打皮相肉身的除皺除紋，恢復肌膚彈力，因此在中引用之。

註4 取自歌曲〈證據〉，由歌手楊乃文主唱，林暉哲作詞。